



龙之火

THE FIRES OF HEAVEN

时光之轮旋转不息，岁月来去如风，世代更替只留下回忆；时间流淌，残留的回忆变为传说，传说又慢慢成为神话，而当同一纪元轮回再临时，连神话也早已烟消云散。



罗伯特·乔丹 著
李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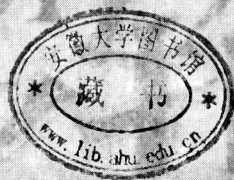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天空之火

THE
FIRES OF HEAVEN

罗伯特·乔丹 (Robert Jordan) 著
李镛 译

下



The Wheel of Time 5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目 录

时光之轮 5：天空之火（下）

- 第30章 打赌____1
- 第31章 遥远的雪____9
- 第32章 一根短枪____18
- 第33章 红色的问题____29
- 第34章 一支银箭____39
- 第35章 剥离____52
- 第36章 一个新名字____59
- 第37章 在萨马拉的表演____72
- 第38章 老相识____81
- 第39章 在萨马拉的遭遇____87
- 第40章 时光之轮的编织____102
- 第41章 陶维尔的手艺____118
- 第42章 箭之前____127
- 第43章 此地，此日____139
- 第44章 次要的悲伤____154
- 第45章 风暴之后____171
- 第46章 其他的战争，其他的武器____184
- 第47章 一艘船的代价____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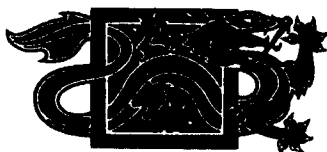
| | | |
|------|----------|-----|
| 第48章 | 告别 | 218 |
| 第49章 | 前往博安达 | 229 |
| 第50章 | 教导,学习 | 252 |
| 第51章 | 到达凯瑞安的讯息 | 272 |
| 第52章 | 选择 | 293 |
| 第53章 | 消失的字迹 | 309 |
| 第54章 | 前往凯姆林 | 319 |
| 第55章 | 烧断的丝线 | 338 |
| 第56章 | 发光的余烬 | 356 |

名词解释 364

中英译名对照表 367

编后记 377

第 30 章



打 赌

轻柔的夜风吹过小镇埃安罗得，消散在它的街巷里。小镇中心，坐在宽板桥的石栏杆上，兰德觉得这阵风应该不算凉爽，但在经历过荒漠的炎热之后，他已经不必在这样的夜晚将红色外衣敞开了。桥下的河流不算大河，现在更只剩下正常宽度的一半，不过他很高兴能看到这股流向北方的清水。快速移动的流云经常会挡住月亮，让黑色水面上闪烁的粼光时隐时现。这就是他夜晚外出的所有原因，真的，他只想暂时看看这条小河。结界已被设下，这座小镇和周围的艾伊尔营地全部被笼罩在结界之中，哪怕是一只麻雀，艾伊尔人安排的岗哨也不会放过。至少他可以花一个小时，让这股清水舒缓一下他的神经。

这显然比他不得不命令沐瑞离开，然后再继续亚斯莫丁的课程要好。前一晚，沐瑞甚至亲自给他端来晚餐，在他吃饭时不停地对他说话，仿佛是想在他们到达凯瑞安之前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塞进他的脑子里。他不能面对她乞求着要留下来的样子——就在前一晚，她真的是在乞求！对于一个像沐瑞那样的女人，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反常了。他真想答应她，只希望她不会再这样做，也许正是料到 he 会有这种反应，沐瑞才采取这种行动的。能安静地听一小时潺潺的流水声，对他来说实在是种享受，运气好的话，也许沐瑞今晚就能放过他了。

河水到两侧岸边野草间，各有八到十步宽的一片土地，土层都已经干裂了。兰德抬头望向横过月亮的云朵，他能试试让这些云团下雨。这个小镇的两座喷泉都干了，全镇三分之一的水井里都积满了尘土，但他确实只能试试而已。他曾经试着让天空下过一次雨，还记得该怎么做，然而，他要小心的是不让降雨变成一场洪水和摧毁一切的风暴。

亚斯莫丁在这方面没办法帮他，这名弃光魔使似乎对气候了解得不多。亚斯莫丁教给兰德许多知识，但对于其他更多的事情，他只是敷衍了事，或者干脆承认一无所知。兰德曾经以为弃光魔使无所不知，几乎也是无所不能的，但如果其他弃光魔使也像亚斯莫丁一样，他们就都有着无知与有缺陷的一面。也许他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已经超越他们了，至少是超越他们之中的部分成员。但重要的是，要查清他们的弱点在哪里，色墨海格在控制天气上就像亚斯莫丁一样无能。

他哆嗦了一下，仿佛这里还是三绝之地的夜晚，亚斯莫丁从没告诉过他这一点。如果他今晚还要睡一觉的话，最好还是听水声吧，不要再想这些了。

苏琳走到他身旁，靠在栏杆上，束发巾围在她的肩头，她的白色短发露在外面。这名细瘦的枪姬众还携带着全副战时装备——弓箭、短矛、匕首和圆盾，今晚由她指挥兰德的护卫。二十多名法达瑞斯麦安闲地蹲伏在这座桥周围十步的范围内。“一个古怪的夜晚，”苏琳说，“我们在赌骰子，但突然间所有人都只能掷出六。”

“抱歉。”兰德不假思索地对她说。苏琳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当然，她不知道，因为兰德并没有四处宣扬此事，时轴对周围状况的影响都是奇怪而又毫无规律的。如果这些艾伊尔人知道的话，即使是他们也不会愿意停留在他周围十里之内。

今天，三名岩狗众脚下的土地突然消失了，让他们跌进一个毒蛇窝里，但他们身上几十处蛇咬的痕迹却都只是在他们的衣服上。兰德知道这一定是因为他，他扭曲了命运概率。塔尔·奈辛——那个在泰恩幸存下来的制鞍匠，今天中午被一块石头绊倒，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摔断了脖子，兰德怀疑这也是因为他。另一方面，贝奥和哲朗已经缓和了沙拉得和高辛的血仇，他们在行军时一起吃了一顿干肉午餐。他们仍然不喜欢对方，而且似乎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那顿饭后，他们还彼此给予了清水誓言——两人各握着一只杯子，让对方喝了杯中的水。对艾伊尔人来说，清水誓言比其他任何誓言都更强，沙拉得和高辛也许要到几代人之后才会再次袭取彼此的牲口了。

兰德一直在寻思，这些没有规律的效果能不能为他带来优势，也许消弭血仇这件事是他影响下产生的最好的结果。今天还有什么事因他而起，他不知道，他从来都不问，也不愿意去听。贝奥和哲朗的事情也不能完全补偿他对塔尔·奈辛的愧疚。

“我已经有几天时间没见到安奈拉和亚得凌了。”他说道。现在还是换个话题比较好，这两个人似乎一直都因为能护卫他而受到别人的嫉妒。“她们生病了吗？”

苏琳的眼神只是变得更加意味深长：“她们将在学会不再玩布娃娃后回来，兰德·亚瑟。”

兰德张开嘴，又将它闭上。艾伊尔人都很奇怪，而艾玲达的课程只是更加深了他的这种看法，但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嗯，告诉她们，她们是成年人，应该按照成年人的方式去做事。”

即使只是在昏暗的月光里，兰德仍然能看清苏琳脸上愉快的笑容。“如卡亚肯所愿。”这是什么意思？苏琳又看了他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咬住嘴唇：“你今晚还没吃饭，现在我们的食物还够每个人吃，你不用为了填饱别人的肚子而饿到你自己。如果你不吃饭，人们会担心你是不是病了，而且你真的会因此而生病。”

兰德轻声笑了起来，但更像是沙哑的喘息，刚才还叫他卡亚肯，现在却……如果他不去吃些东西，苏琳可能会自己去给他找吃的来，再一口口喂给他了。“我会吃的，沐瑞现在一定已经在她的毯子里了。”这次，苏琳困惑的眼神让他很满意，他终于也说出她听不懂的话了。

当兰德跳下桥栏杆时，他听见一阵马蹄敲击石板路面的声音正朝这座桥靠近。所有枪姬众都在同一时刻站起身，戴起面纱，其中有一半人在弓弦上扣住了羽箭。兰德的手下意识地放在腰间，但那把剑并不在那里，艾伊尔人看见他骑在马上，又在马鞍旁挂上一把剑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他不想因为把剑佩在身上而进一步冒犯他们的习俗。再者，正在接近的骑手数量不多，速度也不快。

过了一会，来访者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五十名艾伊尔环绕护卫着不到二十名骑在马上的人，所有骑手全都颓丧地坐在马鞍上，其中大多数人戴着宽边头盔，穿着提尔式的条纹灯笼袖外套，外面套着胸甲。领头的两个人身穿华丽的镀金铠甲，头盔前面插着白色的大羽毛，他们袖子上的条纹在月色中闪耀着锦缎的光芒。提尔人背后还跟着六名身材更加矮小单薄的骑马者。其中两个背后插着系在短旗杆上的小旗，穿暗色的外衣，戴着遮住面孔的钟形头盔。凯

瑞安人利用这种称作“旗徽”的小旗在战场上识别军官，或者是标明领主的扈从。

头盔上插有羽毛的提尔人看见兰德时都愣了一下，他们交换了个惊讶的眼神，然后立刻下马，用胳膊夹着头盔，跪倒在兰德面前。他们都很年轻，比兰德大不了几岁，两个人的黑胡子都被整齐地修成了提尔贵族风格的尖头样式。胸甲上都有凹痕，镀金也碎裂了，他们都经历过了战斗。两个人都没有去看围绕在他们四周的艾伊尔人，似乎是只要不去看，那些人就不存在。枪姬众们取下了面纱，但仍然保持着随时都可以用矛箭戳烂这些人的姿势。

鲁拉克跟在提尔人后面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还有另一个比他更年轻、也更高的灰眼艾伊尔。他是塔戴得艾伊尔金多氏族的芒金，也是曾经进入过提尔之岩的艾伊尔之一，是金多氏族带来了这些骑马者。

“真龙大人，”那名身材圆胖、有着粉红面颊的贵族说道，“烧了我的灵魂吧！但他们是将您俘虏了吗？”这个人的同伴有着一对招风耳，还有一个马铃薯般的鼻子，这让他虽然留着贵族的胡子，但看上去却更像是名农夫。同伴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神经质地将垂到前额的头发拨到脑后。“他们说要带我们去见叫什么黎明的家伙，什么卡亚肯，我的家庭教师教过我，卡亚肯的意思好像是首领。请原谅，真龙大人，我是赛罗那家族的艾德隆，这是安迪马家族的艾斯丁。”

“我就是随黎明而来之人，”兰德平静地对他们说，“卡亚肯。”他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在提尔之岩时只知道喝酒、赌博和追逐女人的年轻贵族。艾斯丁的眼睛几乎从眼眶里蹦了出来；艾德隆也惊讶了片刻，然后又缓缓地点点头，仿佛他已经明白了一切。“站起来，和你们在一起的凯瑞安人是谁？”与这些没有因为沙度——或者其他艾伊尔人——到来而仓皇逃命的凯瑞安人见见面也许会很有趣。而且，如果他们是跟随艾德隆和艾斯丁前来的，也许他们是他在片土地上遇到的第一批支持者，如果这两名贵族少爷的父亲还听他的命令的话。“带他们过来。”

艾斯丁在站起身时还惊讶地眨了眨眼，而艾德隆立刻就转过头去喊道：“麦尔辛！达瑞坎！过来！”那口气更像是在喊两条狗。背着小旗的凯瑞安人缓缓地下了马。

“真龙大人，”艾斯丁犹豫地说着，又舔了舔嘴唇，“您……您派遣了艾伊尔人进攻凯瑞安？”

“那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攻打凯瑞安城了？”

鲁拉克点点头。芒金说道：“如果这些人是可信的，那么凯瑞安城仍然没有被攻下，但这已经是三天前的讯息了。”很显然的，他不认为那座城能坚守到现

在,而且他也不会在乎一座毁树者的城市。

“不是我派他们去的,艾斯丁。”兰德同时向他们和那两名凯瑞安人说道。两名凯瑞安人已经跪倒在兰德面前,摘下头盔,露出两张和艾德隆与艾斯丁差不多年纪的面孔。他们的头发被剃成两绺,垂在耳后,两双黑眼睛闪烁着机警。“攻击凯瑞安城的是我的敌人——沙度艾伊尔,我是来拯救凯瑞安的,我会尽我所能。”

兰德必须再对那些凯瑞安人说一遍,“站起身来”。和艾伊尔人一起度过的时光几乎让他忘记了世界之脊这一边动不动就鞠躬下跪的习惯。又主动询问过之后,凯瑞安人才开始自我介绍。他们是达甘瑞家族的尉将麦尔辛和安那林家族的尉将达瑞坎,前者的旗徽是红白两色的波浪形直线,后者的旗徽是红黑两色的方形小块。得知他们全都是贵族之后,兰德有些吃惊,凯瑞安的贵族负责指挥和统率士兵,但他们不会像士兵一样剃掉头发。有许多事情都改变了。

“真龙大人。”麦尔辛说出这个词时显然还不太习惯。他和达瑞坎都是苍白而细瘦的男人,有着狭窄的脸和长鼻子,只是他的身体比同伴更壮实一些。两个人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麦尔辛一开口就连续不停地说了下去,仿佛是害怕被别人打断。“真龙大人,凯瑞安能够守住,我们还能再守几天,也许能守十天。但您必须尽快赶过去,才能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冲出来。”艾斯丁说着,狠狠地瞪了麦尔辛一眼,两名凯瑞安人也向他还以颜色,但他们的目光里都夹杂着屈服的神色。艾斯丁又拨了一下前额的头发,“我们要寻求援助。我们向四面八方都派出了求援人马,真龙大人。”尽管眉毛上挂着汗水,但他还是哆嗦了一下,声音也变得茫然而空洞。“我们在出发时有更多的人。我看见巴朗倒了下去,他尖叫着,肚子上插了一根矛,他永远也没办法再翻起一张牌了。我应该喝一杯带劲的白兰地。”

艾德隆在戴着骑马手套的手中转动着他的头盔,皱起眉头。“真龙大人,那座城市还能再坚守一段时间,但即使这些艾伊尔可以和那些艾伊尔作战,问题是,您能及时地率领他们赶到那里吗?我想,他们守不了十天。实际上,我出来只是因为我觉得死在一根长矛上要比被他们活捉更好,我看到过城外俘虏的惨状。现在那座城里挤满了躲避艾伊尔的难民,全城已经找不到一条狗或一只鸽子了,我怀疑现在那里连一只老鼠都找不到。由此导致的好事情就是,有那个库莱丁在外面,现在似乎没有人还会为太阳王座的归属而担心了。”

“第二天的时候,他发出命令,要我们向随黎明而来之人投降。”达瑞坎插嘴说道,艾德隆因为话被打断而瞪了他一眼。

“库莱丁还把俘虏拿来取乐。”艾斯丁说,“他们都站在弓箭的射程外,但城

墙上的人都能看得见，你能听见他们的尖叫声。光明烧了我的灵魂吧！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毁掉我们的意志，还是只因为喜欢那么做。有时候，他们让贱农们向城里奔跑，然后在他们几乎能获得自由时再用箭射穿他们。那只是些贱农，但……”他闭上嘴，用力吞了口水，似乎他想起来，不该在兰德面前用这种口气说“贱农”。兰德只是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但这似乎让他更感到手足无措，只能低声嘟囔着应该喝一杯白兰地之类的话。

艾德隆打破了暂时出现的沉默：“真龙大人，如果您加紧行军，那座城市就能坚持到您到达的时候，我们能打退他们第一次进攻，只是因为首门着了大火——”

“火焰几乎将那片城区完全吞没。”艾斯丁插嘴说。兰德还记得，首门是凯瑞安城墙以外的一片城市区域，那里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制的。“如果不是有河水挡着，那场大火一定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另一个提尔人的声音压住了他，“……但麦朗大君制定了优秀的防御计划，凯瑞安人这次也终于显示出他们的骨气。”麦尔辛和达瑞坎向他皱起眉头，但他也许没看见，也许是装作没看见。“运气好的话，那里能守住七天，最多也许能到八天，如果您能……”一声沉重的叹息压扁了艾德隆的胸腔。“我没看见一匹马，”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艾伊尔人不骑马，两条腿走不了那么快。”

“多久可以到？”兰德问鲁拉克。

“三天。”鲁拉克回答。芒金点点头，艾斯丁笑了。

“烧了我的灵魂吧，这和我们骑马赶来的时间一样。如果您以为您在三天的时间里能用脚走完这段路，您一定是——”察觉到艾伊尔们在盯着他，艾斯丁又拨了拨脸上的头发，嘟囔着说：“这个小镇里有白兰地吗？”

“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快，”兰德平静地说，“而在于你们有多快？如果你们让一些人下马，每个人用几匹马轮流着赶回去。我想让麦朗和凯瑞安人知道，援军就在路上，但是，所有回去的人都要能保证如果被沙度抓住的话，还会闭紧嘴巴。我不想让库莱丁知道更多的讯息。”艾斯丁的脸色比那些凯瑞安人的还要苍白。

麦尔辛和达瑞坎一同跪在地上，每个人都抓住兰德的手，用力亲吻。兰德没有抽回手掌，沐瑞向他建议过，尽量不要冒犯不同人群的习俗，无论那是多么奇怪或惹人反感；即使迫不得已要这样做的时候，也要三思而行。

“我们会去的，真龙大人。”麦尔辛激动地喘息着，“谢谢您，真龙大人，谢谢您。光明在上，我发誓就算是死也不会向我父亲和麦朗大君以外的人泄露一个字。”

“光明眷顾您，真龙大人。”达瑞坎说道，“光明眷顾您，光明会永远照耀您

的，我至死都是您的人。”兰德在麦尔辛也说出他是兰德的人之后，才用力抽回双手，让他们站起来。他不喜欢他们这样看着自己，艾德隆叫他们的时候就像在叫狗一样，但人不该用狗看着主人的眼光去看任何人。

艾德隆深吸一口气，鼓起他粉红色的脸颊，又缓缓将那口气吐出来：“我想，如果我能从那里出来，我也能回去。真龙大人，请原谅我的冒犯，但您是否在意打个赌？比如说，一千枚金币，赌您可以在七天时间里赶到？”

兰德望着他，这男人像麦特一样坏。“我连一百枚银币都没有，更不要说一千——”

苏琳打断了他的话。“他有，提尔人，”枪姬众坚定地说，“他会和你打赌，如果赌注是一万枚金币的话。”

艾德隆笑了：“成交，艾伊尔人，如果我输的话，每一个铜板都是值得的。不过想一想，如果我赢了，我也不会有命来要这笔赌注。来吧，麦尔辛、达瑞坎，”那口气就像是在呼唤跟在他身后的狗，“我们上马。”

兰德一直等那三个人向他鞠了个躬，回身朝那些马匹走去，然后才转过身看着白发的枪姬众。“你是什么意思？我有一千枚金币？我从没见过一千枚金币，更不要说一万枚了。”

枪姬众们彼此对望着，仿佛兰德已经疯了，鲁拉克和芒金也露出同样的眼神。“提尔之岩里的财产有五分之一属于占领提尔之岩的人，即使拿不走那么多，那些东西依权利来说依然是属于占领者的。”苏琳仿佛是在教一个小孩子生活常识。“身为首领和战斗指挥官，那五分之一里有十分之一是你的，提尔现在也尊奉你为首领，所以提尔的十分之一也是你的。而且你说过，我们能从这片土地上拿走五分之一，作为……你所说的税金。”这句话让她思索了一下。艾伊尔人没有税金这种制度。“身为卡亚肯，这其中的十分之一也是你的。”

兰德摇了摇头，虽然和艾玲达谈过许多，但他从没想过那五分之一里有多少该属于自己。他是卡亚肯，但他不是艾伊尔人，这五分之一应该与他无关。嗯，也许这不是税金，但他可以像所有国王使用税金一样去使用这笔财富。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国王们是如何使用税金的，他应该去问问沐瑞。两仪师的教里并没有包含这方面的知识，也许沐瑞以为这是他理所当然会知道的事情。

伊兰也会知道该如何使用税金的，从她那里听取意见显然比从沐瑞那里更让人感到高兴，兰德希望能知道她在哪里，也许还在坦其克。艾雯只是不断地带给他伊兰的问候，他希望能和伊兰面对面坐下来，让她好好解释一下那两封信。无论是枪姬众还是安多的王女，女人都是那么奇怪。也许明除外，她曾经嘲笑过他，但她从没对他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好像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

但明现在也不会对他笑了，如果再见到他，她一定会立刻跑到一百里外，好躲开转生真龙。

艾德隆让所有提尔人都下了马，从里面挑出一匹马，然后把剩下的马用缰绳系在一起，其中也有艾斯丁的马。毫无疑问，艾斯丁决定不去冲击沙度的营地了，麦尔辛和达瑞坎也命令他们的手下做了同样的事。这意味着两名凯瑞安人分别只有两匹备用的马，但他们似乎根本没考虑过借用提尔人的马匹。他们三个向西方小跑而去，周围还跟随着金多的护卫。

艾斯丁小心地不去看任何人，转身向桥头处的士兵们走去，那些士兵们不安地聚在一起，被艾伊尔人环绕着。芒金一把抓住艾斯丁红色条纹的袖子，“你可以告诉我们凯瑞安境内的现状，湿地人。”这个面色僵硬的男人被抓住时差点晕了过去。

“我相信他会回答你问的任何问题。”兰德厉声说道，还刻意加重了第一个“问”字。

“我们只会问他们问题。”鲁拉克说着，抓住提尔人的另一只手臂，他和芒金差点都要把这个比他们矮上许多的人给提了起来。“向那座城市的守卫者报讯是很好，兰德·亚瑟，”鲁拉克继续说道，“但我们应该派出斥候。只要他们连续奔跑，就能像那些骑马的人一样快速到达凯瑞安，并且回来向我们报告库莱丁是如何部署沙度艾伊尔的。”

兰德能感觉到枪姬众们在看着他，但他仍然只是看着鲁拉克。“雷行众？”他提出建议。

“沙麦得康德。”鲁拉克表示同意。他和芒金带着艾斯丁转过身(他们还提着他)，向那些士兵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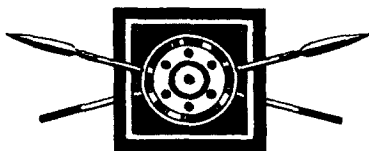
“只能问！”兰德朝着他们的后背喊道，“他是你们的盟友，也是我的臣民。”他不知道艾斯丁算不算他的臣民，或者是艾伊尔的盟友，这件事大概要问一下沐瑞。艾斯丁的父亲特伦大君曾经密谋要对抗他，但他不能允许自己的人会做出库莱丁那样的事情。

鲁拉克转过身，向他点点头。

“你对你的人群照顾得很好，兰德·亚瑟。”苏琳的声音里毫无情绪可言。

“我在努力。”他对苏琳说，他不打算接受这个吵架的诱饵，任何去刺探沙度的人都有可能一去不回。“我想我要吃些东西了，然后再睡一觉。”还有两个多小时就是午夜了，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太阳仍然会很早就升起。枪姬众跟着他，警戒地盯着周围的黑影，仿佛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她们之间不时会用手语传递一些讯息，话说回来，艾伊尔人似乎总是在等待着受到攻击。

第 31 章



遥远的雪

埃安罗得的街道全都是笔直的，以直角相互交接，有时路面会切穿一些土丘，或是沿石砌的台阶翻越过去。石砌的房屋用石板搭成屋顶，全部由垂直和水平的线条组成，显得棱角分明。埃安罗得并没有被库莱丁占领，沙度艾尔经过这里时，镇民已经逃光了，但还是有许多房屋只剩下烧焦的屋梁和塌毁的墙壁，其中包括大多数宽敞的、装饰着阳台的三层大理石房屋，沐瑞说那些都是商人们的住宅。破烂的家具和衣服满街都是，之中还夹杂着破碎的碗碟、窗玻璃、零散的靴子、工具和玩具。

这里不止发生了一次火灾，兰德只能从烧焦的木材和空气中的烟味判断出这点，而岚却能清晰地分辨出这座小镇每一次被攻占的历程。有好几个觊觎太阳王座的家族占领过这里，但从这里的街道痕迹判断，最后的主人应该是一群强盗，现在凯瑞安境内游荡着许多股乌合之众、专门掠夺财物的暴力集团。

兰德的目的地是一幢商人住宅，它的位置在小镇里两座广场中比较大的那一座旁边，是一幢方形的三层灰色大理石房屋，有着高大的阳台和用厚重条状石砌成栏杆的宽台阶，房屋前面是一座积满灰尘的圆形喷泉。能睡在一张床上的机会实在是容错过，而且他还希望艾玲达会选择留在帐篷里。无论是留在

他的帐篷里，还是和智者们睡在一起，他都不在乎，只要他不必在睡觉时还会听到几步以外她的呼吸声就行了。最近，他已经开始想象自己即使在没有抓住阳极力时也能听到她的心跳了，但如果艾玲达没有离开，他还是要保持警戒。

枪姬众停在台阶上，其中一些绕到这幢建筑的其他位置上，做好警戒。兰德很害怕枪姬众会宣布这里为枪姬众居所，哪怕他们在这里只会过一夜。所以，当他在镇里剩余不多的几幢完整房屋中选定了这幢的时候，他立刻就告诉苏琳，他已经宣称这里为酒泉兄弟的居所，只有喝过酒泉水的人才能进去，那个泉水在伊蒙村。从苏琳的目光里看得出来，这名枪姬众很清楚兰德的目的。不过，确实没有一名枪姬众跟随兰德走进这两扇看起来像是用窄木板竖直拼成的宽阔大门。

宽大的前厅里可说是空无一物，只有几条奉义徒们铺下来作为床铺的毯子，涂着石灰的高大天花板呈现出庄严的方形图案。虽然他想让奉义徒们也出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若非沐瑞已经在别处安寝了，他也不可能把她挡在外面一样。无论他怎样严格下达不许打扰的命令，沐瑞还是有办法让枪姬众放她进来，每次兰德都必须直接向沐瑞发出命令，才能让她离开。

没等兰德将门关上，奉义徒们都已经迅速地站起身，其中有男也有女。在兰德入睡前，他们都不会睡觉，即使兰德睡了，他们也会轮流守夜，以便兰德可以随时召唤他们。兰德曾经试着命令他们不要这么做，但要一名奉义徒不按照习俗侍奉主人，就像用脚去踢一包羊毛。只要你的脚趾一离开，你施加在上面的所有力量都将消失无踪。兰德挥手示意他们离开，然后爬上大理石台阶。这些奉义徒在废墟中抢救出一些家具，其中包括一张床和两个羽毛床垫，他希望自己能好好洗个澡，并且——

当兰德打开卧室的房门时，他立刻僵在原地。艾玲达并没有留在帐篷里，现在她正站在盥洗架旁，身边放着有缺口的碗和大水罐，她的一只手里拿着毛巾，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黄色的肥皂，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看见兰德进来，她像兰德一样惊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我……”她停下来吞了口口水，绿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住兰德的脸，“我不能在这个……小镇里搭一座汗浴帐篷，所以我想我可以试试你们洗澡的方式……”艾玲达有着结实的肌肉和柔软的曲线，她身上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湿润的光泽。兰德从没想过她的腿有这么修长。“我以为你还会在桥那边多留一段时间，我……”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许多，眼睛也慌乱地睁大了，“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看到我的！我一定要离开你，能离开多远就离开多远！一定要！”

突然间，一道闪亮的垂直细线出现在艾玲达身边的空气中，细线一边旋转，

一边张开，最后变成了一个信道。凛冽的寒风从那里面一直吹进房里，风中还夹带着一团团白雪。

“我一定要离开！”她哀嚎着，就迈步冲进那场暴风雪中。

那个信道开始迅速地缩窄，兰德想也没想，立刻就导引至上力，将它固定在原来一半宽度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但他确定这就是用于神行术的信道，就是那种亚斯莫丁告诉过他却没办法教他的异能。现在没时间思考了，无论艾玲达去了哪里，她已经赤裸着身体冲进一片严冬风暴中。兰德固定住信道的编织，又拉起床上所有的毯子、再加上艾玲达的衣服和她地铺上的毯子，然后也纵身跳进那个信道。

冰风呼啸着穿过夜空，卷起一团团白色的漩涡，即使处在虚空的包覆之中，兰德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他依稀能分辨出一些黑暗中的物体，他觉得那是一些树，除了寒冷，他在这里什么都嗅不到。在他前面有一个形体在移动，黑暗和暴雪遮挡了他的视线，如果不是因为虚空增强了他的视力，他也许就错过那个形体了。那是艾玲达，少女正全力向前奔跑着。兰德将那些毯子抱在胸前，踏着齐膝深的雪，笨重地在她身后追赶着。

“艾玲达！停下来！”兰德害怕强风的吼声会彻底掩盖住他的喊声。但艾玲达确实听到了，她也因此跑得更快，兰德也强迫自己加快速度。积雪拖拉着他的脚步，一直不停地灌进他的靴子里。艾玲达赤脚留下的脚印很快就会被落雪填满。如果他在这里失去了她的踪影……“停下来，你这个笨女人！你想把自己杀死吗？”他的声音只是让她更加拼命地向前跑着。

兰德咬紧牙关逼迫自己前进，摔倒在地上，再爬起来，不但积雪会绊倒他，就连狂风也会将他吹倒。就这样，他们跌跌撞撞冲进了森林。他的眼睛必须一直盯在她身上，所以他不由得开始庆幸这片森林里树木间隔得都非常远。

计划不停地出现在虚空之外，又被他否定。他可以试着强压住这场暴风雪，但也许这么做会让这里的空气冻成一块冰。虽然能做一个风之力的棚子挡住落雪，却对脚下没有任何帮助。他能用火之力为自己融开一条路，却必须应付随之而来的满地泥泞。除非……

他开始导引。前方的雪地融化成一条一幅宽的土路，并随着他的前进不断延伸，水蒸气不断地从这条路上升起。落向这条路范围内的雪花，在距离沙质路面一尺高的地方就消失了。他能感觉到热气穿透鞋底，烘烤着双脚一直到脚踝，他的身体在刺骨的严寒中颤抖着，但他的脚掌却在流汗，并竭力躲避着被烘热的地面。但他现在能跑了，再五分钟……

突然间，他追赶的那个模糊身影消失了，就如同艾玲达一下子掉进一个

洞里。

兰德努力将视线固定在他最后看见艾玲达的地方，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他的脚踝忽然感觉到一阵液体的冰寒，然后一下子浸没到他的膝盖。在他前面，随着积雪的逐渐融化，兰德看见一片冰层正缓慢地后退，而黑色的水面上没有半点蒸汽，不论是小溪还是大河，他的力量无法让这条流动的冰水有半分暖意。艾玲达一定是掉到水里去了，但他就这样冲进去根本救不了她。体内充满着阳极力，他几乎感觉不到寒冷，但他的牙齿却不受控制地猛烈颤抖着。

他退回岸边，眼睛盯着艾玲达消失的地方，开始将火之力导入仍然裸露的土地中，直到沙粒也开始熔化、凝结，变成闪亮的白色。即使是在这样的暴风雪里，这种热度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他将那些毯子放在热沙旁的雪地里，艾玲达的生命就要靠这些毯子和衣服了。随后，他从仍然积着厚雪的地方走到冰层旁边，趴在覆雪的冰面上。

狂风在他身边发出凄厉的嚎叫，他的外衣仿佛已经不存在似的，手失去了知觉，双脚也逐渐发麻，他已经停止了颤抖，只是偶尔还会打个哆嗦。在虚空冰冷的平静中，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在两河也会有暴风雪，也许比这个还厉害。他的身体已经被严寒压倒，如果不能立刻找到温暖的地方，他就会在虚空中冷静地看着自己一点点死去。如果他死了，艾玲达也会死，可能艾玲达现在已经死了。

在他身下的冰层正逐渐裂开，他听不到冰裂的声音，但是能感觉到。这时，他探出的双手伸进水里，就是这个地方，但飞旋的雪花让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挥动着双手，搜寻着，僵硬的双手来回拍打着。一只手在冰缘上碰到了什么，他强迫自己收紧手指，感觉到被冻住的头发剥离冰面时的断裂。

把她拉出来。他攀爬着向后退去，用力拖着艾玲达。死沉的艾玲达被一点点拖出水面。不要在乎她是不是被冰刮伤了，那总比被冻死或淹死好。后退，不要停，如果你放弃，她就死了。不要停！烧了你吧！爬呀！他用两条腿和一只手用力地向后攀爬着，另一只手紧紧拉住艾玲达的头发。没时间改换抓握的位置了，反正她也感觉不到。你已经享乐太长时间了，贵族们向你跪拜，奉义徒为你奉酒，沐瑞也要听你的命令行事。后退。该是你做些事情的时候了，如果你还能做的话。动呀！你这个该死的没爹的瘸腿山羊的儿子！动呀！

他的脚突然感觉到一阵疼痛，痛感很快就爬上了他的双腿。他回头看去，急忙从那片沙子熔化的地方滚开，他的裤子已经引燃，刚刚升起的烟气立刻就被强风吹走了。

摸索着找到那堆毯子，他用它们将艾玲达从头到脚裹了起来，无论多么小

的保护在这时都性命攸关。艾玲达仍然紧闭双眼，一动也不动。他将毯子拉开一点缝隙，将耳朵贴在她的胸口上。她的心跳是那么缓慢，以至于他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听到了。即使是四条毯子和六条垫褥也不够，他没办法把火之力像导引进土地中那样导引进她的体内，无论把火之力编织得多细密，他还是很可能会杀死她。他能感觉到那个被他用来锁住信道的编织，那里距离他们大概有一两里远，如果他想要背着她在暴风雪中走这么长的路程，他们可能两个都活不下来。他们需要庇护所，现在就需要。

他开始导引风之力，地面上的积雪迎着强风向一侧聚集，形成一座有九尺见方、一侧开门的方形房屋，房屋还在不断增高，厚实的雪墙被逐渐压缩成像坚冰般闪闪发光的固体，房屋高到可以让人在里面站直，而且上面还有屋顶。他将艾玲达抱在怀里，跌跌撞撞地冲进黑暗的房屋内部，然后在角落里编织出火焰，并将它们固定住，最后他导引了更多的积雪，将门口封住。

外面虽然是寒风凛冽，屋里却要温暖许多，但这还不够。他用亚斯莫丁教他的方法，开始编织风之力和火之力，周围的空气逐渐变得更加温暖。他不敢让这个编织与自己脱离，如果他睡着了，这个编织也许会融掉这幢小屋，屋角的那些火焰也有这个危险。但他已经累了，且寒冷到了极点，没办法再维持一个以上的编织了。

屋里的地面在他搭起小屋时已经得到了清理，沙质地面上只有一些他认不出来的棕色落叶和枯草。褪去让空气变得温暖的编织，他又加热了一下地面，驱走了那里的寒意，然后重新恢复了前一个编织。现在他能做的只有轻轻将艾玲达放下，而不是放手将她扔在地上。

他将一只手伸进毯子里感觉她的脸颊，然后是她的肩膀，她头发里的冰块在逐渐融化，形成一道道流过脸庞的细流。他自己是冰冷的，而艾玲达简直就是一块冰，她需要他为她提供的每一点热气，但他已经不敢让这里的空气变得更热了。墙壁上已经出现了一层融水的亮光，无论他有多么冷，他的身体肯定比她的更温暖。

脱下身上的衣服，他钻进裹住她的那堆毯子里，又将自己潮湿的衣服盖在最外面，它们至少可以帮助保存身体的热量。虽然被包覆在虚空和阳极力之中，与她的碰触仍然渗进了他的心里。她的肌肤让丝绸都显得粗糙，与她的皮肤相比，锦缎也……不要想了。他从她脸上拨开潮湿的头发，他应该把这些头发擦干的，不过现在这些水已经不让人觉得冰冷，而且现在他们的每一片布都已经被裹在他们身上。她的眼睛仍旧闭着，胸部缓缓地蹭着他的身体，头躺在他的胳膊上，偎依在他的胸前。如果她的身体不是像冬天一样寒冷，她的样子